

老實話叢書
宮廷璋著

西征回憶錄

老實話社叢書之一

西 征 回 憶 錄

宮廷璋 著

西征回憶錄

宮廷璋

緒言

余囊挾策從戎，浪遊西北，跡遍八省，歲序六更，壯志莫伸，空呼負負。來平以後，重理故書，抗顏講席，文史自娛。適吾友國立編譯館長辛樹幟，囑述西北狀況。乃趁寒假有暇，撰此覆之。紀叙關山險要，行軍者或參考有資。縷陳原隰礪腴，殖民者庶樹藝有本。且據事直書，稱名不諱，本客觀之立場，寫心坎之印象，詞雖蕪雜，竊比薊蕭。對馮部似涉詆訶，其實乃深惜之也。時榆關失守，熱河告急，鼓聲震地，虜餽薰天。眷顧西北，危在旦夕，繞室徬徨，憂心如搗。噫嘻！神州大陸，脫幸能固若金甌而不爲東北邊疆之續，則上自黃帝，下迄左公，凡我先民，皆當撫掌含笑於九泉矣，豈惟今日西北子遺之福！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著者記

（一）沿途見聞

民國十四年。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駐節張家口。余與孔師昭綬由湘北上，初西北報刊社于臺內小營房街，提倡開發西北。其調查範圍遍於察綏熱甘，而察綏爲最詳。西藏

則余譯有西藏之過去與現在。早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且求言之實踐也，嘗與馬鄰翼、李惟誠等組湘民移墾合作社，贖資購臨河縣南荒地二十餘頃，一頃百畝，一畝六十方丈，計劃詳審，事已施行。不幸年冬內戰勃興。馮下野赴俄，移民之事遂輟。但西北彙刊發行如故。翌年七月，國民軍由南口敗退包頭，奉軍佔張家口，余等乃反北京，週刊始停。計出刊一載，約四十餘期，哀然成帙。然今已散佚不全矣。

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，馮玉祥歸自蘇聯，誓師五原，與南方國民革命軍杵鼓相應。吾從北平交民巷中，持國民黨要人密函往投。火車過南口，見國民軍與直奉軍戰壕猶在。想其時炮火爆裂，彈丸橫飛，死者逾萬人，而今萬里長城下，血痕已模糊矣。南口以西，重巒疊嶂，峭壁巉岩，綿亘四十餘里。居庸關置其間，如因東西兩山以爲之門，自古號爲天險。詹天佑鑿山通道，其術甚巧，故今日銅像赫然立車站旁，遊者肅然起敬。八達嶺居關之西，而形勢最高，俯瞰南口若窺井然。自茲以降，地勢陡平。轉瞬至懷來，有一站曰土木，明英宗於此被虜。繼達宣化，繁盛爲口北十縣冠。繼達張家口，突見奉轍高懸，飛揚天表；會幾何時，山河易主，能不慨然！余會居此一載，知上堡、下堡，夙爲防戎要塞。東去北平西去大同各三百三十餘里，北去多倫二百八十餘里。下堡乃明宣德四年指揮張文所築，張家口以此得名。上堡今爲察哈爾省政府所駐地。其北門曰大境門，通蒙古大道，兩山對峙，寬三四丈，長十餘里，名曰正溝，直通多倫；中分一股

，名曰西溝，乃通豐鎮要道。堡西三里許，有賜兒山，風景清幽，俯瞰全鎮。堡東隔清水河，有市曰橋東，商賈雲集，火車站在焉。當其盛時，全鎮人口十二萬，麵館十餘家。自中俄絕交，庫倫汽車不至，貿易日衰。去年九月，余重遊之，人口僅八萬有奇，麵館僅兩家矣。

張家口西有天鎮縣，高踞山巔。國民軍與晉軍戰時，晉軍守此與大同相犄角，國民軍攻之不下。再西，則抵大同，即漢高帝被困白登處，亦晉軍死守以扼國民軍處。海拔三千九百尺，四月初天尙飛雪，有雲岡石佛寺九龍壁大華嚴寺七峯玉河等名勝，吾俱未暇往遊。聞其城中，商務繁盛，規模壯闊，婦女纏足，至以膝行，風俗亦不甚佳，暑夏並喜裸臂云。再西爲豐鎮，時屬察哈爾省，爲奉軍所駐防，搜緝國民黨黨，余惴惴然過之。再西，則入綏境，駐防者晉軍，聞已與國民軍諒解，余故坦然前進。平地泉者高原也，氣候寒，居民少；火車過時，大雪霏霏，余不禁高吟『胡中八月即飛雪』之句。國民軍退包頭，火車至此，管脫鈎倒行十餘里，則其地勢東傾可知。再西至歸綏，爲綏遠省會，余未下車，莫知其詳。但聞：西南有歸化城，土人稱爲庫庫和屯，省政府設於此。其東北有綏遠城，相距甚近，城內皆旗人，市廛冷落。西有大召二，即喇嘛廟，有喇嘛二千餘人，勢力最大。東南二十里，黑水河岸，有王昭君青塚。城北白道嶺上，有趙武靈王長城，皆著名古蹟，恨未停車過訪。車行時，余所見者，惟田疇櫛比，樹木蕭疏

而已。繁華雖不及關內，而自具塞北風味。至包頭南關外三里許，下車，謁馮玉祥於西關總司令部，承委充國民軍總司令部經濟委員會秘書，隨居破廟中，日餐黑饅頭大鍋菜，上下一律，甘之如飴。惟余以諸生驟參戎政，事生疏，頗棘手，然志切革命，特堅忍以守之耳。包頭背山面河，北高南下，土城長方形。其東西二河，繞城左右，均南流入河套。城北兩溝，曰東瓦窖溝，西瓦窖溝，爲漢魏窖戶陳瓦之所，今沿溝皆成市廛。東關外一里許曰轉龍藏，有泉三泓，供全城飲。車站南七八里曰南池子，黃河艤舟處也。水陸交通，陝甘內外蒙古貨物匯集，經商者多以物易物，鮮用現金。當時人口約七萬，轉運公司及皮毛貨物棧約四十家。自中俄絕交，益以土匪苛稅，據去年遊綏者言；皮貨莊僅存兩家，皮貨藥料並無行市，則其蕭條慨可想矣。

時方十月，師行在途。總司令部人員，均乘汽車出包頭西門，緣陰山陽西進。四十里至公忽洞，再七十里至土哈嘎井，再七十里至烏蘭忽洞，再四十里至大余太。大余太已有設治局，視同一縣。再八十里至四壩，再八十里，乃至五原縣，襲漢時五原郡之名也。途中所見，皆沙土含礫，而灌木稀絕。計自包頭起程五六十里內，人烟尙稠，熟地亦夥。稍西至公忽洞，荒地熟地相雜，隔二三十里或四五里，始見村落。再西至土哈嘎井，則遍地荒草砂礫，除一二客店外，皆蒙民牧房。大余太與五原間，所謂西山嘴角者，河套入口處也，其西北三十里，曰西槐木村，居戶六十餘家，沿途最大之村落也。再

六十里曰隆辛長鎮，有大小渠六，橫通黃河，該鎮商店百餘家，五原之軍警學校汽車站在焉。其北四里許，始爲五原縣城，除縣署外，居戶僅十餘家耳。吾等宿於隆辛長，次晨復西進，七十里至鄰家地，再七十里，至天長太，再四十里，始至臨河。其地野草蔓生，人烟寥落，每隔三四十里，乃見一村，情形與包頭至五原略同。然在昔都爲沙陀國土云。嘗往農村調查，大致與關內彷彿，惟因交通不便，各戶存糧頗多，埋於地內，名地倉，儲藏十年不餽。叩其保存原因，則亦莫知其妙。臨河本屬五原，新設治，其城方形，設治局長蕭振瀛築土爲之。居民二十餘家，茅茨土階，簡陋視南方小村落爲尤劣。湘民移鑿合作社羅松介避匪於此，據云：田莊去城數十里，車牛被劫，人亦被辱。然昨聞總司令部西行，土匪尙匿山谷間窺伺，則農民之受蹂躪，奚足怪哉！

臨河以西，地益荒涼，黃沙白草，渺無人煙。吾與薛省長駕弼共乘一車，緣陰山而南，五里一溝，十里一測，雪深數寸，車過但聞淒淒之聲。車右峻嶺參天，嶺北即盟屬旗，於是嘆秦皇漢武之功爲不可及也。陰山在北名曰狼山。狼山之中，產有青羊，當大風大雪之日，奔馳山頭，曾不稍怯，一遇晴明，則伏山陰不動，故其皮最美而最暖。因擒之不易，故每件價值多至二百餘元。吾過此時，但見童山濯濯，無一物生于其間，殊爲詫異。離山不遠，車行不辨途徑，則以尸骨爲標的而貿然前進，往往迷陷大澤中。其稍佳者，約數十百里，偶見一二人披重裘牧羊冰雪中，或一喇嘛廟天主堂，孤立曠野，

自成村落，然亦如沙漠中之草原，不可多見。故吾等自備兩日乾餼飲料，乃敢登程。由臨河行七十里，至黃羊木頭，再六十里至補龍腦，再六十里，至三盛公，再六十里至富家灣，再六十里始至磴口。黃羊木頭與三盛公，皆天主教堂勢力最大地。附近居民，皆奉其教；訴訟案件，無不與聞；又好窩藏土匪，私賣槍械；故其地形同租界，藏垢納污，而中國政府莫如之何。三盛公教堂勢力尤大，以國民軍總司令之威嚴，叩關良久，始得入憩，其橫如此。磴口一名定口，濱黃河岸，甘省出口貨，水運必經此。聞木舟大者約一千左右，小者約一千一百餘，咸往來蘭州寧夏包頭間。故此爲臨河平羅間唯一大鎮，原屬平羅，馮總司令抵此，始命薛省長改設縣治。其實人口不過百數十家，漢人居多，以漁爲業者過半。商店約二十家，皆甚簡陋，不足齒數。

由此西南行六十里至拜子地，再六十里，至河拐子，再四十里，至二層地，再四十里，至石嘴子，再六十里，至黃家橋，再五十里，始達平羅縣城。其間道路崎嶇，良不易行。沿黃河岸，有國民軍以大石塊砌成汽車道。或則地多沙磧，吾等須冒風雪步行數百步，車乃得過。河拐子當河曲處，朔風凜凜，飛沙倏聚倏散，亘二里許，沙谷變遷屈折，無路可尋。空車竭其汽力，猶不能一駛而過；但久留沙中，則沙堆沒輪，難移尺寸。故每輛車，除司車者外，各級官佐，相率以手推送之。遇坎，則薛省長等且親以木柴塞其中。總司令顧問王珊年老，獨立沙阜觀望。時在孟冬，四野空曠，上無飛鳥，下絕

走獸，天蒼蒼，地茫茫，惟汽車馳騁其中，令人作別一世界之想。司車者云：過石嘴子，情形略變。但吾終日未嘗遇一人。惟見某高原，有一類垣遺蹟，堪擬空谷足音。或云有野羊伏深莽中，見人則遁，但吾未見之。直近平羅，始見縣長率吏民來迎。抵縣城時，燈火輝煌，士商雜遝，始覺入中國人境，景況固自不同也。

由平羅西南行三十里，至密伏堡，再六十里至寧夏。此乃西夏元昊之故都，亦赫連勃勃築統萬城處。今城周六十里，尚不失爲偉觀。民國十七年前，屬甘肅省，設寧夏道，尹，轄寧夏，寧朔，靈武，鹽池，平羅，中衛，金積，鎮戎，八縣。國民軍未來時，湘人在甘，承左宗棠之餘蔭，頗握權勢。有陳某者，任寧夏道，尹十二年。及薛長甘，始易以邵遇芝，邵乃國民軍中以司書起家者也。道尹署門外有岳武穆碑，高五六尺，載紹興五年秋日送紫巖先生北伐詩云：『號令風霆迅，天聲動北陲。長驅渡河洛，直搗向燕幽。馬喋關氏血，旗杳可汗頭。歸來報明主，恢復舊神州。』吾等摩挲其下，不禁萬感叢集。寧夏得黃河灌溉之利，土質肥沃，物產富饒，灘羊皮尤馳名全國。所謂灘羊，實產寧夏西北，縱橫不過兩頃左右，晚住河南，晨乃渡河放牧，其皮毛白而細。但出產無多，市中所售者，多中衛貨。稻則城北產之最夥。其地分注黃河之水，凡一百零八渠，排成魚形，有條不紊，故終年未嘗因水涉訟。城中居民，回漢俱有，數約八萬，食米烹調，有南方風。其米除銷於本地外，運往蘭州不少。土匪猖獗時，蘭州每患糧慌，正猶分

省以後，甘肅財政大受打擊也。其南有滿城，近移寧朔縣於此。其地滿人多務農商，自食其力，與他處駐防旗人不同。西有定遠營，爲阿拉善王駐節地，且有蒙兵。賀蘭山在其境中，距寧夏城不過八十里。山麓有元昊宮，已傾圮。其峰有筆架山，與城內西塔城外北塔皆爲名勝。

吾等至寧夏旬日，因國民軍已入西安，馮總司令乃派驛赴陝，自率總部人員，乘汽車赴平涼。後行者，則由阿拉善旂送駝數十頭備乘。余在其中，從寧夏出發八十里，至半個城。城以地震崩陷，僅存半壁，故名。其東一百餘里，產石炭，體質輕而黑亮如鏡，能以火柴燃之，埋於灰中，數日不滅，產量頗富，皆棄於地。其南里許有黃河，水碧色，清淺可鑑。吾等由半個城至此，河兩岸方疎水，中流冰塊，小者盈握，大可合抱，隨水漂下，絡繹不絕。吾等聯翩而渡，有一舟誤陷水中，舟子下水鑿冰，推挽良久，始移近岸。渡河，約三十里，至金積縣，駝夫言其西南有黃龍山，水草豐盛，氣象雄偉，高數十丈，上有漢黃龍碑，字大約二寸許，拓之頗難，故價甚貴。其實此山多綿亘陝境中，駝夫誤言之耳。再九十里，至寧安堡，以產枸杞名。再八十里，至同心城，時已有設治局，頗繁盛。再一百二十里，至黑頭鎮，再一百里，至頭營塘墩。其間居民穴山爲室，密若蜂窩。地高不宜鑿井，故家家積冬雪，溶儲水池中，延至春夏，水內生蟲，污穢萬分。婦女飲之，多患水蟲症，腹凸且硬，數日一發，疼痛難忍，死於此者頗多，故

其地缺婦女。再一百里至固原縣，前清中葉陝甘總督駐此，今其東門外尚有校場甚廣。民九地震，縣陷下三十餘丈，房屋破壞，景象淒涼。再九十里，至瓦亭鎮，當寧夏蘭州平涼之要衝。其南六盤山高八九千尺，經盤六重，始達于鎮。廟中立碑，記成吉思汗避暑暴崩之始末，好古者多往遊覽。惟土匪出沒，行旅咸有戒心。折而東九十里則至平涼縣。由北平至包頭共一千四百七十里，乘火車兩日而達。由包頭至寧夏，共一千三百三十里，乘汽車四日半即達。由寧夏至平涼，共七百八十里，乘駱駝十二日始達。蓋駱駝每日僅能行六七十里，過勞則斃道中。寧平線人煙雖較包寧線爲稠，而與內地比，則遠不及。大約每十餘里，可見村落，回民最多。同心城一帶，回民與漢民分村而居，形同犄角，然回村絕不許漢民通過。馮總司令過此，其人封鎖井水用品，不許取用。吾等後來見其客店中窗戶有損壞者，輒以咎國民軍，故吾輩不敢隻身經其地，恐遭意外盜劫。因其嫉視漢民，故凡有縣城處，回居城外，漢居城內，時相戒備。雖然，回民性極剽悍善戰，如董福祥馬玉昆以抗八國聯軍著名，即甘軍也。嘗過董將軍故里，見有碑碣，其地屬固原縣，距山關口不遠。山關口居兩山間，路徑甚狹，行者指陳楊六郎鎮守處，山阿尙有其祠，但事出舊劇，不如董將軍之信史有徵也。甘肅本一高原，山坡起伏，道路崎嶇，吾等下駱駝，攀峻崖，有時幾如鄧艾入蜀。汽車不能飛越，繞道輒數百里。瓦亭鎮背山臨溝。由山奔溝，其勢本峻。況峭壁十餘丈，恰當轉角處。汽車左轉不靈，最易

直墜巖下。左轉之後，下坡太急，亦易覆車。故馮總司令經此，數輛汽車同時失慎，副總參謀長曹浩森秘書長何其鞏均受微傷。沿途最令人注意者，甘肅樹林甚少，而道旁榆柳，大可盈圍，絡繹不絕，皆左宗棠西征所植。國民軍此次繞道出陝，賴是爲炊，莫不贊嘆。先賢之遺澤，誠遠矣哉！

由甘赴陝，其道有二：一出平涼；地較險崎，一經天水，地較坦蕩；然通中原，以東道爲近，故過往平涼者尤多。其城中高而四周低，形勢頗壯。城西數十里有崆峒山，乃吾族始祖黃帝櫛風沐雨以遊之所。迄今五千年，山阿尙立軒轅廟祠之，聞房寮僧民頗衆。每年四月間舉行廟會，數百里內居民，咸奔往禮拜；山麓有黑水湖，清而且甜；但吾未能往遊。僅遊近郭溫泉書院，已破敗，其中一亭，有左宗棠題字，幽雅之趣獨存。全市人口約九萬，回漢雜居，繁盛埒於寧夏。平涼道尹鄧長耀駐此。鄧亦隨馮多年，而以軍醫出身者云。先是平涼鎮守使張兆鏗，與天水鎮守使孔繁錦舉兵叛甘督劉郁芬，敗而遁，所遺戰壕，城上仍見之，所遺公館，則成總司令部行營。嘗遇一湘人婦，自稱其夫隨左平新疆，夫死，扶柩回籍，途中遇盜，流落於此，僅一女與一戚同住破宅中，爲人洗衣自給。陝甘新寧一帶湘人淪倒者大率類是，亦可哀也！居未久，馮總司令因前鋒已出潼關，自率隨員乘汽車赴西安，命總參謀長石敬亭留守平涼，余亦留焉。

十六年一月。留守人員奉命齊赴西安，乘轎車出平涼東門，行八十里至白水鎮，再

八十里至涇川縣，其間有一長谷曰金家溝，自下而上，長約里許，險隘絕倫。駱駝疲軟不能起，往往橫臥道中，阻車前進。人不願棄去，則以刀剝其皮毛而遺其肉。吾嘗親見剝皮時肉色殷紅可憐。出涇川東門，則見山麓豎碑曰西王母降生處。聞汧河岸並有西王母廟。世以西王母爲神僊，其實西王母乃一地名，周穆王、漢武帝均曾來訪，其地必有男女修道者。涇川本古之涇州，北控蕭關，爲隴省門戶。其民穴居山中，十一二歲女子，冬季僅以毡製衣禦寒，困苦可知。再東入陝西界，經一高原，長十餘里，平坦遼闊。或曰：古戰場也。李華弔古戰場文，果爲是而作歟？自涇川至長武，約一百里，長武縣長傅正舜，亦國民軍中老於軍需者，後調長安縣長，不數月，擢至河南財政廳長，官運之速，在本軍舊人中，一時無比。吾等宿其署中，次晨就道，行九十里至邠縣。途中名勝，有水簾洞與大佛寺。水簾洞在高原上，去大道三四里，洞中今無水，相傳玄奘西遊取經過此。大佛寺中佛像頗多，最大三尊，高數丈，指如股，聞爲隋唐間物，行者每停車探訪，以爲韻事。再七十里至永壽縣，縣境極小，城踞山頭，居民無幾。東有監軍鎮，市面繁華，故縣政府有移此說。縣北煤礦，因民智未開，數次探掘，均失敗。再九十里至乾縣，城市較永壽繁榮。自邠至乾，土質輕鬆，雨後泥濘，不便行旅。其民仍多穴居，所製氈毳，銷行頗遠，梨棗出產亦頗有名。再四十里，至醴泉縣，縣南唐太宗陵在焉，峯巒突兀，醴泉出其下，故以名縣。再七十里至咸陽，本秦故都，而今則蕭條殊甚。其東

門外乃渭河渡口，水淺時，以木爲橋，可容一人步行而過。其河床與涇相若，惟水較濁而已。吾過郿時，或言涇水太清，故無龍王。然則渭濁反足幸也。渡口之東有姜太公釣魚臺，不過一荒土堆耳。縣南二里許，漢高祖惠昭等陵，大小約三十餘座，遠而望之，巍然高聳。周文武成康陵，在咸陽北原，距城二十餘里，離西安三十八里。聖王古墓，竟遭兵劫，人均恨之。由咸陽縣城至西安，不過五十里，先經土郭，次入堅城，最後始入新城。新城原名皇城，于右任主陝，改名紅城。石敬瑭繼之，始改名新城，軍政最高機關常駐於此。西安城郭形勢固似帝都，但規模實視漢唐爲小，且非唐舊址。因係明代秦王所築，故今仍堅固完整。吾自平涼至西安，共行六百七十里，費時十餘日。當入陝境時，見其林鬱鬱秀，邱壑生春，心異之。或以陝告，吾於是歎中原良非邊徼比也。沿途人烟稠密，氣候溫和，每四五里，必有村落，愈東則愈肖南方風景，惟稍憔悴耳。

當是時，西安經八月圍城之禍，元氣未復，而出師中原，軍需浩繁，薛篤弼任財政委員會委員長，發流通券若干萬，猶不濟。過之翰復奉命總辦國民軍區域內特種物品用戶捐及營業捐，調余任秘書，余自是脫離總司令部。旋調至陝西省政府秘書處，值宋哲元來主省政，余堅請辭職。蒙批『來！不來即押。』其秘書長楊兆庚素無一面緣，殷殷維繫。余亦別有所感，遂止不行。但苦位卑事簡，乃於西安中山大學兼課自遣。居兩三年，陝事益熱，始信堂皇古都，規模雖宏廓，而百孔千瘡，虛有其表。所有阿房未央，

祇餘敗瓦砂礫。新城貴妃之石，南郊平貴之墓，或係偽造手迹，或係杜撰人名，咸不足信。曲江流飲，雁塔題名，雖有其物，而江水旱涸，塔頂裂縫。顏柳之字，八駿之圖，今在碑林與圖書館中，皆已殘缺模糊。舉凡杜甫王維韋應物遊息之所，迄今僅存杜曲韋曲之名，敗址頽垣，渺不可得。滻灃雖在，棘門已非。開元之寺，今成淫窟。所未變者，終南山而已，子午谷而已。各聖君賢相名士佳人之陵墓而已。時適飢饉薦臻，死亡枕藉，長安省會，餓殍橫陳，巷尾街頭，哭聲晝夜不息，賣妻鬻子者接踵而至。一出郊外，則田疇荒蕪，山野寂寥，幾如風沙塞北。不幸馮與中央主持者意未洽，十捌年變十節後數日，馮命將與中央軍戰於鞏洛之間。陝西建設廳長張維藩與各廳長留守後方，會命余兼辦眞理實情報。

兩月而後，余適接家電促南下，乃於歲殘由西安乘汽車東行，五十里至臨潼縣，其東南三十餘里，有秦始皇陵，翹然在望，松楊成林。驪山下距城約三里許，有貴妃入浴之華清池，今經政府修理，分爲男女兩池，達官貴人經此必浴。再東行四十里至零口，再四十里至渭南縣。渭南固東路大縣，然以與南方大縣比，則人口商務墮乎其後。車停市中，客有買食物者，饑民竟自其手中奪逃。民生可哀，孰甚於是！再五十里至華陰縣，其地竹林甚多，竹筍且優於南方，前清常以入貢，今則食亦不易矣。再七十里至華陰縣，巍巍西嶽，聳立於前。其南曰落雁峯，東曰明星玉女峯，西曰芙蓉峯。落雁峯最高，

唐李白登其上，嘆曰：『呼吸之氣想通帝座。』明星玉女峯上有玉女祠，玉女窗，玉女室，玉女龕，及玉女洗頭盆等古蹟。芙蓉峯上，有二十八宿池。其西巒下毛女峯有宋陳希夷所書避詔崖。毛女峯東北，有霧谷，亦名張超谷，又名雷市谷，以後漢張公超嘗隱此而能爲五里霧也。吾行色匆匆，未暇攀陟。山麓有華嶽廟，自馮玉祥移鞏縣兵工廠機噐于此，招致工匠千餘名，今日遂成西北唯一之修械所。再行五十里，卽至潼關，城倚絕壁，下瞰黃河，高數百丈，由晉豫來者，咸嘆仰攻維難，然今有飛機炸彈，則負隅固守者，又安能爲力哉？時西北軍既退，而唐生智軍蹈其覆轍，平漢路因之不通，吾不得不假道山西，飄海沂江返湘。於是從風陵渡濟河，風雪之下，河身如披白鎧，刀刃難入。惟水深處水尙未凝，舟子擇淺處，開狹道，挽繹撐篙而行，喧囂之聲達數里外。吾中流擊楫，回顧潼關城堞，蜿蜒一嶺之上，歷歷如一畫圖，猶爲低徊久之。濟河，登一峻阪，凡二三里而後至趙村，此亦天險，所以固晉閩者。自陝入晉，除大慶關外，此爲要口，故晉閩與國民軍相持時，駐重兵於此。由趙村乘汽車東行，約一千二百里，共需三日，乃達榆次。榆次離太原九十里，商務繁盛異常。予於此改乘正太車，一日而至石家莊。所歷晉境，田野闢，道修平，無盜賊，村治精神，處處可見。惟道旁偶有乞丐，而省鈔價格大跌，則其財政破綻已露。兵多則生事，閩與中央之爭，當時雖未彰著，而石家莊商民，已能言之鑿鑿，信矣兵弗戢則自焚也！

吾自十五年離北平，沿京綏路至包頭，又由包頭繞河套，歷寧夏平涼而至西安，此次復由石家莊北上，則北京已改名北平，而非中央政府所在地，然相距祇四年耳。及由海道沂江返湘潭，正值新年，戚友多勸阻返陝，以爲徒勞無益，雖苦無功，但吾因一段公案未了，國民軍之成敗，迫於眉睫，決再赴陝觀其究竟。二月由家起程，道出長沙，見繁華數倍六年前，與北平之漸就蕭條，不可同日語。道出漢滬，見東南財物之富，人民熙熙攘攘，孰知西北之爲地獄耶？三月抵陝，則主席已易劉郁芬，秘書長已易吳至恭，馮玉祥方與晉閻並轡馳逐於疆場，迄九月奉軍入關乃罷。

嘗言於當軸，願外放。當軸諾而不行，吾於是浩然有歸志。待劉郁芬去，楊虎城來，卽偕友出潼關。乘汽車行高原上，至函谷，得窺所謂天下第一險者，兩壁峭立，僅容一騎，經閭鄉而至潼關，誠有萬夫莫啓之勢；但今以隴海鐵路橫貫其中，則雖秦始皇復生，亦不能閉關自雄矣。其南靈寶縣，當時爲靈潼汽車路之起點，隴海已成路之終點，商務頗盛，然而民情樸僂，居戶不多。當時中央軍紛紛入陝，旅店駐兵皆滿，吾乃至寓於一兼營客棧業之郵局中。縣北潮黃河，河北晉軍仍械備甚嚴，民船祇准傍南岸行。翌日，吾等自靈寶改乘火車，經陝州渑池，不一日而至洛陽。洛陽古名都也，然今窮僻，幾亞於張家口包頭。甚矣，時代變遷之巨也！由隴海轉平漢路，十九年十一月再抵北平，西征於是告終。

(一)西北概況

西北地域，言人人殊，馮玉祥爲西北邊防督辦，轄熱察綏甘肅，而寧夏青海自在其外。邇者師大講師王金綬著西北地理，以陝西甘肅新疆青海寧夏綏遠爲西北，而不收外蒙熱察。吾意庫倫以西，如唐努烏梁海科布多烏里雅蘇台，應爲我國西北屏蔽，惜已非政令所能及。熱察綏素稱爲內蒙之特別區，熱河開發較早，與關東三省相類，察綏則開發較遲，而與青寧新相類，惟綏遠富源較察爲優耳。察區原無口北十縣，綏遠原無豐鎮涼城與陶林集寧五縣，故民國十七年前，日人遊記稱察區面積約八十三萬方里，綏遠面積約八十二萬方里，合計約抵遼寧吉林兩省，其他西北各省，曾世英推算寧夏約一百一十六萬七千方里，甘肅約一百四十七萬方里，青海約二百八十一萬方里，新疆約六百萬三十三萬八千方里，陝西約七十五萬方里，其實就地形言，陝西屬腹地，不當列入西北。漢中道民情尤近南方，惟榆林道頗近塞北。唐宋以後，文化南移，關中日漸荒瘠，至今而與西北各省同其地位，豈先民所及料哉！吾就行程耳目所及，略述西北概況，大半限於察綏陝甘青寧等省，外蒙新疆西藏皆置不論，而於綏寧陝甘尤詳，蓋腦中印像獨多也。

先言富源，自壘務始。據王金綬西北地理言，綏遠全省，已壘之地，爲二十六萬頃

，而已報未報，或已報未墾之地，約在二百餘萬頃以上。寧夏在乾隆時，墾務已達二萬一千餘頃，最近僅餘六千五百餘頃。青海平川沃壤，較察綏爲優，故可墾之地，十二萬二三千頃。新疆現在耕地一百二十萬零二千畝，每畝合七畝，墾荒全書稱其荒地約二百五十三萬九千零三十九畝可墾。綜計西北可墾荒地，約二億畝。地域之廣，令人涎羨。近百年來，當局頗知注意開墾，然成績寥寥。如察綏兩區已開墾者，察區僅長城附近張北多倫集寧陶林興和等縣，綏區僅有歸綏爲中心之舊土默特部。其已開放而尙待經營者，如五原東勝等縣皆是。大概言之，察綏兩區，除口北十縣外，已開放地，約十之四。卽此已開放地，比中國本部及南滿等處之充實美滿者，相差尙遠，況陰山（包舉大青山烏拉嶺狼山）以北及其東北廣漠區域，現仍遊牧之舊者，佔全面積十分之六，是荒蕪之地，誠不可估計。河套一隅，面積約十六萬方里，可墾之地約一千萬畝，然其人口不過六萬。民國四年，歸綏設墾務局，招開內民移墾，五原臨河一帶，每頃價一百二十元，現交四十八元，其餘分兩年交清。馮玉祥統治時，政府并允代築村房，每四頃築房兩間。其他地較瘠者，畝價更廉。民國十四年，魯民移來者數千人，住大榆樹灘中胡吉爾梁地方。湘豫等省亦有移民計劃，而未及實行。連年兵燹匪禍，苛政交乘，墾務遂益不堪問矣。

水利在新疆者，吾不得而知之，若察綏陝甘等省，則除察較少河流外，陝有涇渭河

漢，甘青寧有洮湟祖厲延水，歸綏亦有大黑水小黑水哈拉沁水，其最小者，如畢克齊之磨菰溝，包頭之轉龍藏，均可以灌溉。青海省多湖沼，似亦有灌溉之利。但利之最大者，莫如黃河，寧夏河套間，農民尤視爲生命。其河床略同渭水，漢水而流不甚急，與在汴洛之黃河，大異其趣。至若小河小溪，大率淺狹而常無水，山洪暴發時，奔流急湍，又往往溢出堤岸，釀成水災，因其挾泥沙而下，故河床日高，石大如卵，鮮水利之可言。且西北之水利，不僅在河流，而在開渠。寧夏之渠，發軔於秦漢，最大者爲唐來漢延大清惠農昌潤五渠。河套之渠，則始於光緒二十八年。綏遠將軍貽穀爲賠償被殺比教士恤金起見，代達拉特旂組織墾務公司，籌銀四十萬兩，其不足者，則由該旂提補四成地。於是開渠放墾，而有永濟剛目豐濟義和通濟長濟塔布八大渠，長者三百餘里，短者數十里。幹渠面寬三丈，下寬二丈八尺，深四尺。支渠面寬一丈，下寬九尺，深三尺。幹渠四十里，可灌田四十頃至六十頃。其後私人墾者亦衆，如楊家河五加河等皆是，其中王同春修渠十餘里，即其一例。惟國人袖手旁觀不問，吾誠恥之。寧夏之渠，現多淤塞，陝西鄭白二渠，與長安八水，昔曾彪炳史冊者，近亦日就涸廢，吾又不能不有子孫不肖之感矣。

農產西北旱地最多，麥爲主穀。雜糧如玉蜀黍高粱稷粟豆類，亦較南方爲多。濱河

處乃產稻。陝甘等省，每年大都收穫兩次，五月間割麥，八月間割稻及雜糧，但有寒濕澇者少，仰賴天然雨量者多。若逢旱魃，則坐以待斃。近年陝甘綏遠，連演悲劇而不知救，情極可憫。若值豐年，則糧價極賤，有餘不能運出銷售，則以雜糧作肥料之用。又綏遠等處，地闊人稀，隨意播種，不復施肥，略有收穫，即足自給，故深耕易耨之道不講，而畜糞草木，悉充燃料，甚至收穫時，連根拔去，以致土壤內，植質減少。休閒期間，復不知播種綠肥，一遇暴風雨，則細土飛揚冲刷，遂成砂土，不能耕植，可慨也已！

藥材，西北各省皆產之，而甘肅青海尤多。如中衛之甘草，堆積宅中，寧安堡之枸杞，價廉物美，皆吾所目睹，惟苦運出過少耳。園藝則以麪食無須菜蔬，而北地又多牛羊，故種類頗少。如湘鄂人常食的冬菟薹薺菜苦瓜，殊不易見。萊服絲瓜南瓜東瓜雖有之，而不如南方肥碩有味。但察綏雖無芋而富山藥，包菜西瓜亦勝南方，蕻菇茱萸，更南方所未有。新疆素以瓜果名，惜吾未見之。桑棉爲衣之要料。據綏遠農事試驗場試驗，植桑結果甚佳，養蠶成績亦好，惟農人未肯爲之。甘肅新疆亦然。吾自甘入陝，途中常見大車運湖北官布往銷。蘭州一帶，貧家女子，因布難得，乃至不穿袴云。陝西稍知畜蠶桑，而棉尤爲盛，植美棉亦宜，惟銷出者少。新疆之棉，則輸於俄者多。甘肅綏遠，則氣候不宜於棉。

森林缺少，爲西北一病根。（陝居腹地，獨在例外）。氣候之寒，雨量之少，土質之礫，皆其影響。然其地非不宜於植林，甘新大道，左公所植榆楊，迄今猶活。即在遠烏拉山，及大青山蜈蚣嶺，各有天然林。包頭東北嘉納溝，亦有灌木叢林。胡鷄爾梁北面山嶺，叢林尤多。惟後山森林較少，據日人調查，烏拉嶺在光緒初，老樹發火，無人救滅。延燒數月，材木之富，可以想見。今其森林東西尙七百餘里，南北數里至數十里。惟蒙人迷信甚深，其王公等且禁入山樵採。清乾隆中有商賄寶將軍妾，偽造文書，欲伐紅松。蒙人訴於晉撫，奏劾寶將軍，置之法。光緒中，貽穀受商賄，許伐木，亦被劾。然則綏遠森林之得存者，僅一間耳。森林既少，故來墾者，不得不用大車，遠出數百里外，購橡栲材料。詢其價值，則方寸之木，每以元計，損孰大焉！

西北家畜，有牛，羊，驢，馬，駱駝，豬，狗，雞，貓等；野獸亦有狐，兔，麋，鹿，虎，豹，刺狷，猞猁，鼠，狼等。荒郊僻野，狼每成羣傷人，故人不得不多畜惡犬防之。甯夏飼土耳其雞，武川近郭飼草豬，皆曾獲厚利。然家畜中價值最大者，終莫若牛，羊，驢，馬，駱駝。牛羊尤爲西北人民日常食品。牛乳羊乳蒙人常以和茶而飲之，或製成乳皮乳餅，亦上等禮物。置此不計，專以皮毛肉骨出口論，每歲已達三千九百餘萬兩，其利可知。惟畜種尙不純備，如成熟期早，肉毛均佳之希落泊州羊，紫毛之羔羊，愛亞顯野之牛，直正拖載之馬，皆所未見。又囿於留瘦賣肥之習，良種日少，罹病瘵

死者頗多。雖在水天雪地，亦牧於野，則饑寒倒斃者有之。即在平時，畜身常遭虫蝕，不講浸洗之法，則毛量減少，皮質亦傷。此皆待改良者也。

礦產西北地下蘊藏最富。大同炭田，以供給平綏路而有餘。若就綏遠言，則大青山之煤田，蘊藏竟達十億噸。包頭東北五原附近，土默特部，皆滿布炭坑。惟採取全用土法，而缺穿水設備，一穿水泡，其坑立廢。又交通不便，惟賴騾馬運送，故獲利甚小。推之陝西甘肅新疆，莫不皆然。鐵亦西北到處有之，新疆鐵礦面積共七千五百畝。甘肅蘊藏亦富，陝西則維南鳳縣、炸水西鄉、甘泉同官、郿縣耀縣、韓城孝義、藍田巴縣皆產之。現以巴縣爲最著。民國十八年，省政府派人在同官開採，失敗，殆技術不精之過歟？石油新疆甘肅陝西皆產之。開採亦多用土法，掘坑七八處，油液流入，積七八日而滿，乃用勺取其浮面者。此種油液，流動極迅，微發汽泡，殊不易燃，雨天且與水相雜，冰凍後產量更少，是爲遺憾。陝西頗能兼用機器人力，如省政府所轄延長石油廠，創於清光緒三十三年，鑿油井四，而惟第一井成績最佳。民國五年最旺時，每日出油十二萬斤，後亦漸減。民國十五年，又開一井，每日出油一二千斤。十八年監督包某又開一井，每日出油二萬餘斤。惟運輸不便，故長安市上用之仍少。吾過寧夏時，聞其地花馬池產鹽，上銷蘭州，下銷榆林，設有鹽務局，收入極旺。蘭州以西，皆食青海鹽。至於長安南鄭則用山西潞鹽。聞新疆亦產之。此外新疆、甘肅、青海均有金礦，綏遠西北部，幾遍地有鹹。

工業幾全無可道者。除新疆青海吾不細知外，綏甯陝甘之民，大都以手工自給。聞蘭州有左宗棠所設紡織廠，今已窳敗。長安及張家口等處，交通較便，略有小規模工廠，而不足與大都市比。小工業中，蘭州之呢，榆林之毯，質良工細，銷行頗遠。察綏等處之駝絨襪厚氈鞋，笨重無倫，惟當地平民冬季用之禦寒。陝西鳳翔之酒，鎮巴之紙，頗有名。甘肅皮革業亦頗盛，又有火柴公司。

西北工業既不振，故日用品常感不給。布疋茶葉運自鄂，其他洋貨，運自津滬。俄國毛毯亦盛銷行。因途遠稅多，故貨抵蘭州，價昂內地數倍。輸出則以皮毛爲大宗，大半由黃河至包頭，經平綏路，運津。藥材亦有南下者。湘人每歲挑茶至，輒換藥材歸。此陝甘與各地貿易之大概也。抑吾尚有言者。國外貿易，則新疆與俄直接，察綏與俄間接。新疆詳情，吾不得而知之。若察綏與蒙古之貿易，山西幫大盛奎素執牛耳，天津幫次之。後以英商和記公司由長江進窺蒙古市場，資本雄厚。大盛奎遂一蹶不振。其他華商更不能望其項背焉。民國十三年間，蒙古又有西合公司之組織，外表雖屬蒙古，而實別擁奧援，資本既厚，西北利亞鐵道，又足供其運輸，和記且爲之壓倒，遑論中商！馮玉祥督辦西北邊防，嘗派人赴庫倫接洽，庫倫亦派丹巴報聘，終無濟於事。及中俄絕交，中商橫被摧殘，俄人壟斷外蒙貿易，於是繁盛之張家口包頭歸綏，皆『不景氣』。今雖復交，恐一時不易挽回也。

金融除新疆吾不詳知外，若察綏銀元銅元紙幣通行。甯夏甘肅青海則銀兩多，銀元少，銅錢多，銅元少，當時除西北銀行鈔票外，未有其他紙幣。吾途中見其交易輒用制錢，以爲難得，想取一元換制錢四串，（即四千文）留爲紀念，因笨重而未果。後聞西北當局吸收至豫以鑄銅元，不知果如何也。陝西則銀元銅元（皆當二十枚）多而制錢少。潼關一帶，且有四川當百銅元。十八九年之交，山西境內商家，亦自發角票，銅元票，易地則不能通。去年予赴張家口，又見私銀號所發角票銅元票，出口而不能用，幣制如此，紊亂極矣。銀行業張家口原有交通邊業銀行，包頭原有中國交通銀行，甘肅原有官錢局，陝西原有中國富秦銀行，及國民軍至，其地位皆爲西北銀行所奪。但私銀號仍有之，大抵爲山西幣。自國民軍敗退，西北銀行隨而倒閉，各省又多設省銀行。中交等行亦多恢復營業，但勢力不如省銀行之大。西北銀行，皆代理省金庫。因現金運出購買軍火，紙幣濫發無窮，卒至限制兌現，奸商折扣，現洋日貴，票價日跌。或則嚴禁現洋出口，而不能禁軍人之偷運。或則設廠自鑄現幣，如馮玉祥在河南鼓鑄銅元，今日楊虎城在西安鼓鑄銀元，皆質劣量輕，不能出境，故商民苦之。新疆吾雖不詳知，但聞人歸多携金葉，以其價貴而便利云。

西北道路寬闊，中低而兩旁高，雨後泥濘，頗不易行。農家運輪，大都用驢或大車。大車以牛與驢曳之，而牛最緩滯。士紳富家，非馬則轎車。轎車有馬曳者，而不如驢

之多。塞外蒙古，長途旅行，猶非駱駝不可。近年修汽車路，交通稍便。例如由張家口至庫倫。長約二千八百英里，駱車須二十五日，雇價七十五元上下。大車三十五日至四十日，價百四十元至百八十元。駱駝隊或駝車皆須五十日，價亦不賤。民國七年始用汽車，外商經營者，僅需三四日，國人經營者乃需五日至七日，運費初爲百二十元，後減至七八十元，視以前便利多矣。但通庫汽車路不止於此。民國十五年，吾親見國民軍中人，直由五原出發，則汽車固爲縮地一要術，而無施不宜者也。西北主要汽車路，據十四年西北汽車公司報告，張庫線長八百英里，張多線長二百英里，包寧線長四百餘英里，張平線長一百七十英里，平滂線長二百五十英里。及國民軍抵甘，又修蘭寧路一千四百四十里，寧涼路七百八十里，蘭涼路七百八十三里，蘭湟路四百五十里。入陝之後，合新舊所修，除漢中區外，關中區及榆林區各大縣間，幾皆有汽車道。其主要者平涼至潼關六百七十里，長安至鳳翔三百六十里。惟保護不力，路身不及山西境內之平。且車輛有限，大量運輸猶有待於隴海包寧鐵路之完成。水道在陝甘綏綏，惟黃河渭河漢水有帆船。黃河自寧夏至河口，並可行汽船。其餘河流大都淺澗。山洪暴發，流又太急，不似南方之小河小港常可行舟。

觀上所述，則天然富源尙未盡開發也，可知。請再述其社會危機於下。

王金祿嘗謂西北面積一千零八十萬六千六百餘方里，當全國面積三分之一，而人口

止三千五百十九萬餘，當全國人口總數十四分之一弱。平均每方里僅三人略強，其地曠人稀，可見一斑。此在蒙人，固由崇信喇嘛，而又喜濫交以致生殖減少，即在漢人，亦多因窮困而獨身。惟回民頗知注意生殖，故一人數妻，宗教所許，然貧人不能娶者仍多。陝西在西北爲人口最密者，平時自謂二千萬，然據十七年調查，實存一千七百餘萬。連年荒旱，餓死達二三百萬，則今日至多不過一千四五百萬而已。綏遠甘肅同病相憐，其人口亦必減少無疑。生計愈窮，則不娶妻者愈多。況寒帶原有女少男多之懼，十七八九年間，綏遠陝西女子十二三歲僅值二三十元，少婦多亦不過四五十元，賣出既多，則本地能生殖者益少。人口前途，何堪設想！

西北種族複雜，爲全國冠。新疆回族最多，陝西漢族獨盛。青海蒙藏相若，甘肅回漢平衡。綏遠南部蒙漢雜居，北部全屬蒙族。寧夏南部回漢雜居，西北亦全屬蒙族。蒙人沈爽而淳厚，藏人愚昧而倔強，回人好勇鬥狠，漢人散漫柔弱，因語言宗教風俗生活各殊，故情意隔闕，時起齟齬。其中，惟藏蒙同信喇嘛，尙能和好。回漢語言雖同而不通婚姻，不共飲食，不特不易同化，齟齬猶甚於他族。蓋回尙武，漢尙文，漢人或不免輕視回民，回民則性躁急褊狹而不肯居人下。且團結最強，一有號召，莫不聞風響應，甚至殺妻子，焚房屋，以示無返顧。聞張廣建督甘時，因回教領袖多擁厚資，予以名器，益其權威，則領袖心悅誠服，教徒因以相安。及民國十八年，因當局撫馭乖方，致導

河之側，慘殺漢人數萬。此誠不幸之事也。

尤可懼者，西北人民，暮氣太深，不知進取，不思改良，因陋就簡，抱殘守闕，非衣惡食，暴棄自甘，樹蔭之下，仰臥終日，雜耍之場，圍觀如堵，此類情況，張家口即可見之。其肯耕種者，亦不過略盡人事，而仰望天恩，幾曾見如內地農夫之勤敏不怠。且國家觀念淺薄，則缺抵抗精神，徒兢兢目前利害，而不辨是非，不識大體，縱亡於人，亦將抱撫我則后，虐我則仇之心。今日國難緊張，而北方民氣銷沉，即可爲證。民族性墮落如此，在蒙藏尙可歸咎於喇嘛教之麻醉，然其剝悍之本質，健強之體格，猶存。在漢人滿人，則萎靡已成痼疾。究其原因，半爲專制，半爲氣候，而教育亦不能無關。蓋滿人受前清非分優待而不振。漢人則因黃河以北，久淪異域，奴隸教育已深。近百年來，震於西洋文化，國粹淪亡殆盡。青年學子，虛矯浪漫，至今而極。或又苦於苛政，而不暇顧及其他，故自尊自立之性，日漸漸滅。且北方氣候太冷，戶外工作不便，無論老幼男女，蟄伏坑上，自冬徂春，無所事事，故情性養成而不覺。然其中有二例外。一卽回民，一爲陝西之漢人。吾在陝時，有友自述在九江與鄰兒爭，人方口訾，而彼已破其頭出血。此確可代表陝人性質。其地處溫帶，而有大陸氣候，故民間尙留勤儉之風。不過今日與回民同爲發洩不得其正耳。

人民生活，幾如牛馬。蒙藏之民，住蒙古包，架木裏氈爲之。其狀如傘。頂留小孔

，啓閉自如，一家老幼，寢食其中，爐鍋佛龕皆在焉，行旅投宿，亦同一坑，每包約值四十餘元。飲食多用獸肉乳類。至小麥粉甘饅，除王公及高級喇嘛外，罕用之者。嗜煎茶，和黃油鹹鹽飲之。在昔互市之時，聞有以一牛一羊與漢人易一筐蘿蔔蔬菜者，因見其量多，而不知其價賤也。衣黃袍馬褂，污髒絕倫。碗箸等物，食畢輒以衣拂拭，仍置長靴中。出輒騎馬，不需鞍轡，其野如此。回漢之民，衣食起居，何一不在水平線下。衣僅粗布襤褸，六月間，尙上單衣，而下棉褲。冬則披老羊皮而無布面，望之儼然一半直立。食苡麥，鮮蔬菜。其麪條係室外露天石磨而成，故常滲飛砂。吾在甘境。嘗見麪條色紅味粗，食難下咽，其下者求麪條而不可得。陝西小康之家，每食四簋，一碟鹽末，一碟葱蒜，一碟青椒末，而有一碗醋，簡單極矣。農夫穴山而居者什七八。自張家口以至陝西甘肅，途中常見其房如一城門洞，頂爲圓形，通以隧道，穴壁向陽，並以出烟，炕即傍窗，灶即炕旁，什物家畜，集於一室，穢氣殊不可耐。嘗有人詠之曰：『山下有田田下屋，室中如壙壙中人。鶉居鶴處皇淳俗，陶穴穹廬代北民。』寫實語也。城市中雖有平地樓台，而均係土築，少磚瓦，究非高堂大廈比。且冬季均燒糞草熱炕，男女老幼不解衣服，臥於其上而無被蓋，南方焉得而見之？

西北風俗，椎樸鄙陋，恍如置身十六世紀中。婦女纏足古髻，紅裙綠襖，花紋緣邊，斑斕粲目。婚時霞帔鳳冠。如演戲劇。平時坐炕縫紉，不常出門，遇有佳節，亦好遊街

遊會。盛行早婚，女長男幼。聘金之重，貧者不堪。塞北接近蒙古，節操非其所重。歸綏一帶，袒胸裸臂，當門笑諺，不以爲羞。蒙古女子，天足黃袍，與男子無異，惟有時塗脂擦黛，石釧木環，既拙且醜，又大而長。當其牧羊野外之時，難免自由苟合之事。每逢遷徙，則帳幕輒歸搭蓋，視漢人女子弱不勝衣者，強健何啻十倍。回漢之民，食飲雖殊，衣飾似無區別。若夫遊戲之具，各族似均缺乏。譬如秦腔發源陝西，而新城曾演影戲，僻鄉好弄傀儡，吾皆親目見之。人死浮屠，不入土中，春季生疫，尤碍衛生。西北當局迭申禁令而未能絕，民智之鈍，可爲浩歎。至回教葬儀，蒙民葬法，又與漢別，稍學地理者類已知之。

西北社會組織，以牧農爲主。牧農多土著，官商多客籍。官商而外，大都困窮。綏遠雖有大地主，而非蒙古王公，則爲關內移民。涼城多倫等處，天主教徒，亦能擁贊數十百萬，然係教堂勢力所孕育而成，皆例外也。試閱民國十四年西北輔治宣講人員赴甘沿途調查記，則陝西甘肅社會真相，不難按圖索驥矣。

地名	戶口	當地領袖性質	每戶平均產業	附近大地主產業	當地一般職業	近年歲收田	價	租稅
中衛縣廣安營堡	四百餘家	堡長李景泰三十二歲務農辦公勤懇符衆望	十畝畝	李鍾麟有田三百畝後均爲世家	務農	頗豐收	下每畝二十元上每畝三十元	租每畝三斗上下糧一斗二升
中衛石空寺堡	百餘家	堡長王延斌四十二歲務農	上二十畝以	無	務農及開煤礦	豐稔	每畝十元上下	租每畝一斗八升糧一斗二升
中衛雷家沙窩堡	百餘家	堡長黃性習五十三歲務農忠實	三十四畝	無	務農	頗豐收	每畝十元至二十元	每畝稅糧三升
中衛縣	全縣五莊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漢最多回次之	堡長八堡人口約千餘畝城萬餘畝	全縣約一千餘畝	未詳	務農採煤	平均八成以上	上田五十元中田三十元下田二十元	全縣年收田糧一萬四千餘石
中衛沙坡頭	六家	村長陳萬經四十二歲養船爲業	合村只有十畝	無	養船掘渡運炭			無
中衛長流水	二十八家	村長黃復仁四十二歲務農誠樸	有溪田三十餘畝	無	務農	九成	下每畝二十元上每畝三十元	每畝租洋三元五角稅糧黃豆三升
靖遠縣一條山	八十餘家	紳士郭敏齋三十三歲務農頗熟	上五十畝以	無	務農或爲工鹽務局傭	六成	水田每畝二十元旱田十元	田租水田四六旱田三七稅課每畝納糧三升
紅水縣拉牌	二十餘家	紳士張多慶五十二歲務農頗得衆望	上五十畝以	張雷二家各有田一頃餘	務農或採煤	七成	水田每畝二十元旱田十元	田租每畝七三分收地丁田租以四六或二八分收地丁每畝四十二文
紅水沙河井	八家	紳士張有富四十七歲務農	上五十畝以	無	務農收畜	六成	未詳（因無出售者）	

崑崙縣三	紳士張俊臣五	五十畝以	十張買嚴三姓各有田	務農	五成	每畝三十元	田租按地質分收詳
境子堡	得衆望	十五歲務農額	上	務農	三成	每畝三十元左	稅每畝一升五合
崑崙水阜	家	一百八十	十六歲務農	上	四十畝以	未詳	田租佃戶與佃主以
							劣爲差

據此，則由舊夏至蘭州一千餘里，沿途大鎮最富者，擁田十餘頃，而爲一姓所有，則當不止一家。平均每家約三四十畝，似不爲貧，然而收穫歉薄，不能與南方沃野等量齊觀。北方地曠人稀，故皆聚居築堡。堡長多務農業，則非土豪劣紳。惟民衆全無組織，究爲缺陷耳。

西北富源既未開闢，交通又多不便利，加以年年兵燹，故土匪竄起，飄忽劫掠，不易剿滅。大股且破城池，據村堡。一旦招撫，匪首且爲師長旅長。桀驁者以是發迹，良懦從風而靡，由是匪勢益張。大者雄霸一方，小者盤踞數縣，子女玉帛，予取予携，省政府不能過問。且一家之中，父子相承，兄弟並貴。甚至丈夫擁兵，妻妾掛印，如黨跛子之二太太戎裝携弁，橫行關中，淫悍之名，傳播遐邇。士大夫亦爭以書香世家自誇，與軍閥世襲交相輝映。迄今陝甘尙在封建宗法社會中，誰得而否認之。蒙古未脫游牧時期，程度尤爲幼稚。集若干部落爲一旗，集若干旗爲一盟。盟有盟長，旗有扎薩克，皆爲世職。王公之下，斯有喇嘛。喇嘛以下，斯有平民。故蒙人階級，明分爲三：首曰台吉塔

布裘，貴族也。次日喇嘛，僧侶也。再次曰黑人，貧民也。蒲漢之土著，與往昔貴族奴隸之後裔，蒙人未爲喇嘛者，均是黑人。活佛兼領政教兩權，則爲西北之土皇帝。雖年來漸求進步，其社會之能脫離黑暗，而趨向光明，殆尙非一時事也。

陝甘等省，宗法色彩既濃，舊禮教勢力甚大。老師宿儒尙倡宋學。長安東南藍田縣有牛才子兆監者，劉振華長陝時，禮辟不就，鄉人且傳其知過去未來。十九年吾與陳兆瞻往訪，談數小時，知其於修身養性之學，確能實踐，然不過汲紫陽之餘波，而非有奇材異能也。其徒有名希顏者，日誦四書朱註，欲爲循循君子，問以時事不知，語以近代科學，亦怦然心動，吾笑謂將入左道矣。此輩隱居獨善，於今不可多得，長安道上熙名攘利者，比肩摩轂，亦宜有此輩精神調劑之。國民軍主陝政時，不甚禮重此輩，則其思想異趨也。若言新學，尤多淺嘗。甘陝在西北文化爲最高，然讀書者多小有資產，平民鮮問津者。以故小學畢業，可當政府科員，中學畢業，社會地位更高。教育既不普及，學生程度復低，故昔之畢業小學者，今亦執鞭小學；昔之畢業中學者，今亦長教中學。其教育經費，雖指定稅收，撥充專款，而稅收不旺，爲額又微。故中等學校教課，每小時以一元計，而實領五成，則最高薪俸，每月不過五六十元，較關內各地相差何啻倍蓰。此西北所以難得優良教師也。察綏等處，師資固感缺乏，學生尤爲難得。各旂區國民學校，除伙食外，書籍紙張筆墨均由公給，高等小學，燃料亦由公給，宿學費概予蠲免。

。某校章程，且載每期考試及格，由該旂給兵餉一份，各旂遇有牧丁護軍校出，儘先以學生補用。則其教育可想見矣。

西北教育不普及，而有一代教育而興者，卽爲迷信。喇嘛教，回教，基督教，皆在西北特盛，殆因其地寒瘠而荒涼，人民終歲胼胝，猶難溫飽，生活狀況，既無從滿足，遂不得不信善惡因果，天堂地獄之說，以冀食報於來生。喇嘛教發祥西藏，因清代利用之麻醉蒙人，故勢力今已遍布於內外蒙古。人民崇信喇嘛甚虔，當班禪初抵北平時，遠道來朝者絡繹不絕，貧者無以爲禮，竟斷臂以進。即普通喇嘛，地位亦優於平民。故家有三子，必以二爲喇嘛。人口由是銳減。且中資之家，每五日或七日必請其祈福。貧者每月一次，富者王公，幾於無日無之，耗費不可勝計。其教之組織，約分數級。首日佛爺喇嘛，卽達賴班禪與呼圖克圖是。次日扎薩克喇嘛，轉境內土地人民及寺院一切事宜，位如丞相。再次曰大喇嘛，乃一寺之主，由王公台吉之子弟任之。再次曰廟喇嘛，卽尋常僧侶。再次曰黑喇嘛，不着袈裟，不持經文，唯誦唵嘛呢叭咪吽，即藏語『嗚呼蓮花之上』六字。此卽社會之小影也。回教東漸，至元始盛，首入新甘，次及綏陝。聞其舊派，頗不盡守繩墨，新派以馬福祥爲首領，深識大體，服從中央。馬福祥死，其子任馬鴻逵馬鴻賓繼之，皆能與中央政府精誠團結，實爲今日西北之屏藩。各派領袖之下，又有頭目，所謂阿紅，則一寺之主，均世襲制。其經典爲阿剌伯文，十餘歲兒童皆能

讀之。教徒喜聚居，團結之力亦強，因摩罕默德傳教，主張左手持經，右手持劍，故有好戰之風。基督教則有耶穌與天主二派。耶穌教之來中國，始於清季，自東南入。天主之來中國，始於元初，自西北入。故西北天主教勢力較大。其傳教分若干區，每區分若干部，每部有一主教，下有司鐸若干，組織極為精密，布置甚為周到，幾於十里一城，五里一郭。其經營素好置地產房屋，於秦綏等處，先向中國政府領墾耕地，而轉租於中國貧民，令其信教，有槍自衛，土匪亦不敢正視，往往形成一種特殊勢力。耶穌教在陝西新疆，雖亦有潛勢力，然偏重文化，創辦教會學校醫院之類，與天主教分道揚鑣。此三教者，喇嘛現已登峰造極，而勢漸渙散。惟回教團結甚堅。基督教宣傳努力，計劃周詳，亦有後來居上之勢。

西北人民，迷信既深，社會復有階級，故其政治猶在專制時代。蒙古王公一婚一喪，動費鉅萬。其王爺府與喇嘛廟同其壯麗，役使奴才數百，皆選民間青年幼女爲之，畢生不嫁不娶，無所謂餉。民刑訴訟，隨意處決。馮玉祥督辦西北邊防時，曾倡廢除王公制度，而不克實現，蓋積重難返也。雖然，即在陝甘青寧等省縣治之下，良民水深火熱，痛苦何曾減輕。國民軍號爲真愛民不擾民者，然民國十五六年間，大兵雲集，給養困難，苛捐雜稅，無法盡免。專論陝西一省，當北伐時，設糧秣總監處，徵民糧秣，代價安在？省政府職員，每月支十元十五元，至多不過二十元，設在東南富庶之區，省政府

之秘書科長，有月支二百元三百元者，以此較彼，殊相形見絀。然一絲一粒，何莫非吾民之脂膏？民間蓋藏既空，十七年大旱，無以爲食，饑民乃至掘仙土嚼樹根以果腹，而何救於死亡？綿延至十八九年，用兵中原，各縣派款，急於星火，農民乃有羣趨縣署繳納農具之事。及楊虎城來，才下車，即罷捐稅二十餘種，并取消市政府，以恤民艱，民困雖少蘇，然終無以挽回溝壑流離之苦。陝西爲西北膏腴之地，窮已若此，則甘青窘之疲憊益可知。邇聞歸自西北者言，鄉間糴賤，運至都會，賣價恰足抵其所納捐稅，故民裹足不前。嗚呼！人間地獄，其是之謂乎？

西北社會又有一危機，則毒品充斥是也。白麵盛銷於察綏晉冀，鴉片則產於陝甘青寧。居民嗜之如命，飯可不食，烟不可不抽。破廟中常見乞丐三三五五橫臥地上，烟臭薰人。士大夫與商賈，幾家家有烟盤，客至必以應酬而公開無忌。其不知利害如此。陝西自民國六年，陸建章設禁烟總局，烟畝罰款，及烟捐收入，遠徭田賦雜稅之上。田賦年收一百三十萬，雜稅年收三十萬，而禁烟罰款，最多時收入竟達一千餘萬。國民軍來，於十六年收入九百萬，十八年大旱，烟苗枯槁，尙收一百八十萬。故歷來主陝政者，莫不視禁烟爲財源。每年春夏之交，派員分赴各縣，驗丈烟畝，催收罰款，平時各縣或一二縣合設一禁烟分局，其利且厚於一百貨釐金局。藍屋一縣，年收四十萬，其他渭南與平藍田扶風郿縣稱是。故謀稅收者，莫不視爲優差。此等情況，察綏青寧大抵皆然。

利之所在，縱在荒歲，亦令種植。故十七八年間，陝甘民食缺乏，而粟遍地，當局尙能運大批土貨於鄭汴滬漢，以易若干萬金錢，接濟軍用。迄今該局，名稱屢易，而實未有嚴禁者，可斷言也。聞粟性燥，所需肥料與五穀異，故地種粟，則其地質日礧。陝甘旱災之成，此亦不無影響焉。

談及黨務，可哂亦復可愛。以吾旅程所見，各省國民黨，在民國十四年前，暗中活躍，尙有生氣。十六年後，黨部變爲衙門，黨委盡屬官吏，仰軍閥之鼻息，忽民衆之要求，行動不出都邑，工作止於訓令，甚或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而黨員亦多趨炎附勢之輩，掛名黨籍而已，不可哂乎？所謂可愛者，何也？曰，與國民黨爲敵者，今有共產黨及青年黨，而共產黨尤爲披猖。東南之赤禍已張，西北赤禍方隱，然其勢力潛滋，決非可以輕視。蓋馮玉祥由俄反國，召川人劉伯堅與俱，委充政治部長，並聘俄人瓦斯曼諾夫等爲顧問。一時總部之內，其黨已操政治訓練與民衆宣傳之全權。余初抵包頭，本可置身政治部，但自審才力各異，性質不同，却之。五四運動以前，湘中有一新民學會，乃同學所組織。余與陳紹休蕭植蕃蕭旭東蔡和森毛澤東等均爲會員。其後蕭旭東陳紹休等赴法，民國八年秋，留長沙者，有毛澤東何叔衡蕭植蕃陳書農鍾國陶等。一日開會於周南女學小樓上，毛獨武斷一切，余憤而先退。自是毛何等從事共黨工作，陳書農等則依屬國民黨。蕭氏弟兄，亦分道揚鑣。小蕭入共黨，大蕭則後任農礦部次長之蕭瑜是也。

。其中惟陳紹休機警沈毅，而獨奮志早天，可爲痛惜。予既不與毛等合作，當時總司令部之共產黨徒，吾視之蔑如也。然而彼等盤據要津，呼朋引類，既攫各軍政治處長，又努力吸收黨徒，而於軍官教導團，致力尤勤。過寧夏時，招納當地學生數十人。任總部軍隊下層工作。入陝以後，來者日衆。勢力廣布國民軍及陝軍乃至黨政各機關。有中山學院者，實共黨訓練之所，甘肅亦派來數十人。後雖解散，然共黨種子，已遍播於西北學子矣。十七八年，飢饉頻仍，流離載道，共黨乘間，宜可有爲。然而飢民寧坐以待斃，未見揭竿而起。偶有王某其人者，嘯聚華陰，不旋踵而失敗。其後每有暴動，均被破獲。或者遂謂西北共黨怯懦無能爲。予曰：非也。西北民性强悍而遲鈍，東南民性聰敏而浮躁。浮躁者邪說易入而不必持久。遲鈍者煽惑難，而既受煽惑，則恐不畏死。前數年雖有煽惑之機，然而羽翼未豐，國民軍力又足以鎮之。過此以往，苟不預防，老成凋謝，青年代興，浸潤既久，潰決一朝，以彼其悍，利用地形，再得蘇俄接濟，厲行襲脅政策，斯時也，則共欲如今日鄂贛奏效之速，恐非常人所能勝任矣。

西北情形混沌，而富源又未開發，故外人覬覦者多，時時乘機侵入。民國七年，大成張庫汽車公司初成立，美國元和洋行，不得中國許可，遽出而競爭營業，爲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所沒收，釀成交涉。十四年，英國和記洋行在綏遠武川縣綽爾梁，僱華人百數十人，牧羊五萬餘頭，爲邊防督辦馮玉祥所沒收，亦幾釀成交涉。其最大者，河套西部

，自黃特拉克河以西，直至五加河，南部約寬四五十里，北部約五六十里，均屬天主教堂勢力範圍。其地半係光緒廿六年賠償被殺教士之地，半係教堂私向蒙人承租之地。教堂凡十餘處，比人最多，每處教士一人，而華人則三四十戶至三四百戶，合計約二千餘戶，一萬餘口。麥秋將登，佃戶請教堂派人丈苗，上等地租，每畝四十兩左右，中等三十兩左右，下等二十兩左右。如係承租蒙古地，並會同蒙人丈苗，每頃分給蒙人數兩。凡有教堂處，必有學校，主旨側重宗教。種地者必奉教而後可。有事，由教會所推會董處理，大者送教士核辦。自臨河設治後，力爭司法與行政權，教堂仍自收其租。涼城等處，亦有教堂，以極賤價，而獲千數百頃地，招墾傳教，浸成郡邑。有一大海子，長五六十里，水鹹不產魚介，而池東鹽灘，盡屬教產，歲收鉅萬。鹽田本國家之利，乃亦隨荒地而入於教堂掌握，此綏遠情形也。即在陝西，有教堂處，亦同租界，小軍閥每以財寶寄存其中。黨跛子將敗時，將其所掘周墓古物，藏於河西與平縣某教堂。幸其妾欲免死罪，獄中供出，然後省政府得而搜之。新疆毗連俄境，利權損失必更多。

(三) 國民軍失敗之原因

總之西北乃荒涼閉塞而將釀大亂之舞場也。西北人民，乃手金碗而乞丐之敗家子也。馮玉祥兩次開發西北，始擁熱察陝甘，繼擁甘綏豫魯，皆失敗無立錫之地。吾等景從

其後，嘗與共患難，而未獲與共安樂，撫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究其失敗原因，論者多歸咎於政治，或且譏議及軍事，實則病根繫於其個性舉動者亦不少。彼在西北歷史中，既具相當地位，其失敗處，又可爲經營西北之前車，故吾述西北見聞，不可不一言馮氏。馮氏自奉甚儉，布衣短裝，腰勒皮帶，不佩徽章，視之如一兵士。居則土屋數椽，卑陋無牌額。行軍時，縱寓人宅，亦必露宿幕中，雖受風寒不辭。宋哲元初蒞陝省政府，不居宅第而棲穹廬；亦此習慣。惟宋哲元頗講究烹調，而馮則所食黑饅首蔬菜二三品而已，有時且與衆共用大鍋煮白菜粉條豬肉而分享之。宴客並無盛饌。或者譏其矯情。然而當此民窮財盡之時，人欲橫流，彼獨以禹禩之道風世，行之數十年而不變，亦人傑也哉！馮黎明即起，夜半方休，非辦公，即讀書，孜孜不倦，始終如一，常請人講學，如王瑚之流，舊學頗湛，則從問舊學。有通新學者，則從問新學。民國十五年後，益注意社會科學，甚至劉伯堅在總司令部，向官佐演講，彼亦蒞場筆記之。然而根柢不深，一知半解，率爾施行，徒使民擾。且時彼時此，變動不居，頗缺堅定一貫之精神。故以意志強於鋼鐵之人，而行爲每每反覆，皆由自信學識不足之故。

彼治軍素負盛名，但吾察其要訣，不外愚民二字。戰爭本人類惡性之表現，故愚民政策，用之軍事，不爲辱而爲榮。馮氏招集北方健兒，錮閉營中，不許出遊，終日忙碌，無暇他顧，操練以外，教以書字，或則學習工藝，或則修路溝渠，心無二用，勞苦自

忘。又常點名訓話，剴切動人。每月朝會必由長官率領，同念『不忘』。其辭曰：打倒某軍閥，打倒某帝國主義，不過使士兵心目中有一革命對象耳。食飯時必唱『民膏民脂來處不易』之歌，亦不過使彼等肯爲民衆犧牲耳。長官多能與士卒同甘苦，有時體恤士兵，或且甚於官長。當其在南苑時，有兵患貧血症，馮乃首袒臂取血醫之，而諸將爭先倣效。此固無關宏旨，但其獎勵士兵儲蓄，按月代扣餉額數成，寄回原籍，安慰其家，皆本斯意而出。收效之大，不可名言。因兵多缺餉，故提倡節儉尤亟，所謂『九一七新生命』，力戒烟酒嫖賭驕情奢侈，犯者輒懲不貸，故其兵雖苦，而能持久不潰。此皆將兵之道也。其御將之道亦奇。凡領兵符者，必出身行伍。如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韓復榘係良誠孫連仲石友三等，咸由士兵積功升爲大將。故其士兵觀感所及，各抱無窮希望。若夫軍校畢業之人，大都不出參謀一席。參謀在其軍中，正如秘書在其所轄省政府，名義非不高，權力實有限，故位置不如軍官遠甚。且任參謀者永不授以兵權。如劉驥熊斌石敬亭蔣鴻遇等，均曾任參謀長，而未嘗領兵，惟劉郁芬爲例外。苟以參謀忽調軍官，羣衆必詬爲奇事。故李興中任參謀處長多年，一旦擢爲師長，其部下且表反對，可視積習之深矣。馮氏於部下，既常點名訓話，一切大小官職，又悉由其委任，故人人心目中，咸知有一馮氏。馮氏又常予調換統屬，使其兵將各不相習，各不相私，則全軍不致各立門戶。又或任意升降，顛倒英雄，使人莫測所以，甘爲效命，故其指揮各部，譬

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無不從心。且其階級服從性之養成，已非一日。當民國十五年，吾在平涼，親與朝會，見其點名，首呼張之江。張時已卸任察哈爾都統西北邊防督辦，立應曰到。次點韓復榘。韓時方任一路總指揮，立應曰到。其下石敬亭等應諾時，莫不合足立正爲禮。古之大將氣概，想亦不過如是。聞其高級將領，如某某等，皆嘗以事受頗嚴重之懲罰，而毫不客氣。此種傳說，固屬過甚之詞，但其紀律嚴明，則吾在西征途中，屢屢見之。過五原時，縣長劉某烹鴨以獻，乃蒙軍杖。過磴口時，有一退職軍官持片入謁，片尙載有官銜，則以爲招搖生事，槍斃之。過釋夏時，密探報告有一火夫道中奪騎民驢，即取出槍斃。當時釋夏駐軍，有被商民掌擊而不反駁者，因其長官有令，與民鬥爭者，必處死也。民國十八年，馮來西安，密探報告第四路總指揮部某處員餞其鄉友於一酒樓，遂以違犯『九一七新生命』之酒戒，槍斃於新城西門外，此類事不一而足。因其密探星布，纖細必察，故足迹所至，軍政界咸屏息自危。而御下嚴厲之極，人盡阿諛取容，莫敢直言進諫，故在上者，一意孤行而不知其非，在下者不盲從則必抗命矣。

其用人也，範圍甚狹，派別甚嚴，上自張之江李鳴鐘，下至旅團營長，無一非出自十六混成旅者，吾見其傳軍官點名時，馮輒詢以何年入伍？若入伍遲而當營連長，則以爲升遷太速。每得一省，必以高級軍官任主席。高級軍佐領民政財政。如劉郁芬宋哲元

韓復榘孫連仲孫良誠門致中石敬亭吉鴻昌，皆曾實授或代理主席。如薛篤弼鄧哲熙鄧長耀張吉璠楊慕時何其眾等，皆曾任民政廳長或市長。如過之翰魏宗晉扈天魁李象臣傅正舜舒雙全等，皆曾任財政廳長或財政局長。大抵以軍法司書出身者膺民政，以軍需出身者長財政，系統井然，外人決難染指。教育建設兩職，以其不甚重要，多參用國內外留學生或本省人。如沙明遠李泰芬王維藩李敬齋鄭道儒馬鶴天黃統嚴莊張銑等是也。其部下用人，亦多不問才不才，賢不賢，但問在本軍歷史久暫。人惟求舊，乃其鐵律。舊不可得，臨時招募，設所訓練。如縣長則有吏治研究所，科長科員則有佐治養成所，征收人員，則有征收人員訓練班，演講人員，則有輔治宣講研究所，西北銀行則有行員傳習所，軍事幹部，則有學校及教導團，乃至農林教員速記簿記等專門人才，皆需經其訓練，使之同化，然後擢用。否則大學畢業，亦必拒之門外。如劉伯堅一躍而爲政治部長，黃少谷一躍而爲秘書長，此皆異數，不可多得。且政治部長與秘書長，軍人心目中，固認爲無足重輕者也。名流政客，如李烈鈞谷鍾秀輩，率相敬而遠之。稍具學識資望之人來投，如郭春濤鄧飛黃，則使任黨義宣傳，而不授以政柄。如曹浩森秦德純，則卑以副參謀長，而不授以兵柄。實權既不在其手中，故可隨時接棄不用，而十六混成旅之團體，依然如故。彼其學識淺薄者，脫其團體，則不易活動，故爭媚茲一人，以求功名。又馮氏待人刻薄，卸下嚴峻。吾等在總司令部，由包頭至西安，途中雖有飲食，而日常雜

費亦有阮囊羞澀之感。即魯豫陝甘歸其統轄之時，省府秘書科長及各縣長，均月領二十元，科員十五元，書記十元，最後增至縣長七十元，秘書科長六十元，主任科員以次遞減至二十元而後止。然軍隊中仍常不發薪。某軍長退出西安時，有副官自新城逃出，不願隨退，云從國民軍七八年，迄今僅存百餘元，無以爲家，其苦如此。才智之士，不堪此苦者，早望望然去之。如陝西建設廳科長楊鍾健民國十八年辭職率眷出關，即其一例。在此者尙不能留，未來者焉得而不裹足耶？尤不幸，其長官除少數賢明者如宋韓諸人外，御下多無禮貌。愈親信則挫辱愈多，但罰不至于死。若疏遠僚屬，偶一失慎，罹其法網，則鎗斃如一犬耳。故吾等在總司令部，恆兢兢以自保爲務。然而『打汝乃愛汝』，不打不罵，永無升擢之望。文人學士有骨氣者，安得不退避三舍乎？雖然，彼固未嘗不知挽留人才。如民國十六年，某軍長之政治處長王某，辭職不准，乃潛赴南京，就審計院總務廳長，某軍長大怒，下令通緝，而無如之何。其他高級將領，強制部屬，不許離去，亦有收效者。但終未能盡其才，故士多不願爲之用。雄桀不甘落寞，甚至投其政敵，倒戈相攻。噫嘻！幹大事而不優容才略之士，自古以來，其有成功者乎？雖然，國民軍用人有系統，資緣奔競之風息，親戚攀附之弊除，則他處少見焉。

西北當局之於吏治，不喜用舊官僚，而喜用新進學生，尤喜用其團體中之武人。主席及各廳長無論已，下此者，各縣縣長，各稅局局長，乃至各公署科長秘書主任科員辦

事員，除取材本地者外，每以參謀副官軍法軍需稽查等類人員充任。甚至傳令兵，亦可充局長，而知識份子反置散投閒。當時駐軍驕橫，土匪遍地，縣長被辱被殺之事屢起，非武人不易應付，非官迷孰肯出差？況各機關悉成榨取民財之地，在職者專爲上峯籌款還糧，猶日不暇給，豈有爲民興利除害之餘裕？優秀士子，不願出者，則必株守省城，而各地賢有司，乃以缺乏矣。且西北當局之用人，嚴於上而疏於下，一署中知有科長而忽視科員，故待科長獨優異。且好偏任一二人，而不知分工合作之效。如薛篤弼者，勤敏通達，本良吏材，在國民軍中學識亦冠其同輩，故馮信任極專，倚畀極篤。當在包頭甯夏時，既任甘肅省長，又任總部政治部長，暨經濟委員會委員長，每日破曉，馮即遣人來召，夜十二時，或仍未歸，所辦公事，不必其職分所關，普通各處覆電，應由秘書廳擬稿者，馮亦交辦。一人忙而衆人閒，首領苦而部下蕭散，張之江繼任西北邊防督辦時亦然。又西北領袖，均好親攬萬幾，懼權下移，凡事務求身到口到，而一人精力有限，智慮有限，則未顧及，此所以勵精圖治，而庶政仍不免叢脞也。其待士往往與兵無異。每日朝會，省政府職員與軍隊中人，雁列兩旁，聽長官訓話，而訓話旨趣，完全與省政府無關。有時並強文人與武官同讀一書，而不知武官所讀者，文人實覺過淺，格于規律，不得不到。故文人深以爲苦。因重武輕文結果，文官每受武官挾制，而不克大展其才。故真正文人鮮操實政。操實政者多爲經驗訓練所出。彼等大都尅苦廉潔，無驕惰奢侈。

習；惟惜注意小節，而缺遠大計劃。如以軍用車馬助民耕種，對納稅者，夏備茶，冬備火爐，有時且以轎車濟民於河，愛民似無微不至。然而積極建設，有利於民之事，則甚少，故識者多謂其惠而不知爲政。例如陝甘荒歉之後，耕牛缺乏，種籽無着，政府理當貸款農民，爲之備辦，而各處賑款賑糧，反多爲軍隊挪用。禁煙不力，事更昭彰。市政雖頗講求，村治太不注意。其最高當局，有時思慮所及，通令施行，各縣奉令亦即呈報，然而切實奉行與否，則未遑查究。稍鑒人望者惟禁煙足，懲食污，戒餽遺應酬，去官僚錦張惡習而已。民國十四五年，頗知注意慈善事業。及由耶蘇教轉信三民主義，於此又形冷淡。

財政之偏於除弊，而不能興利，大致與民政相若。試以陝西爲例，田賦以外，有百貨釐金，有印花稅，有烟酒稅，有禁烟罰款，禁烟罰款一項，足抵田賦雜稅而有餘。收入似不爲少，政費開支又極緊縮。全省城各機關經費，合計每月不過四萬餘元，各廳長除辦公費外，僅支薪八十元，小職員概在六十元以下，節省極矣。管財政者，亦能清廉自矢，涓滴歸公，如過之翰長財廳四年，不取財廳每月二千元陋規銀，復嚴禁部屬，浮收不報，藉端訛索，侵吞中飽諸弊，提高各稅局比額，嚴行考成獎懲條例，故陝西財政，經其整理，收入激增。猶以爲未足，又設法開源。如西北銀行之擴大營業也。保商轉運公司之保運商貨也，鹽務局之推行鹽稅也。汽車管理局之徵收票費也，在在爲政府生財。

。猶入不敷出，則預征田賦，派糧派款，再三不已。民苦其苛，而軍政維持費，仍積欠數月之久。此何故哉？西北交通不便，實業未興，自陳樹藩督陝以後，軍閥割據，土匪橫行，兵燹之後，繼以凶年，農村凋敝，商業蕭條。譬如瘠羊，從何取血？譬如枯木，從何榨水？而況此種情形，遍於甘青寧豫，鄰境既不能助，中央又不協款，而國民軍在十五年，人數不過十萬，迨十九年，號稱四十餘萬。當吾等過寧夏時，宋哲元師部有官無兵。及翌年冬，宋由寧來陝，則號稱一路。擴編之速，殊足驚人。其後雜牌軍隊，如楊虎城李雲龍方振武等部，均由中央供給。未出關者，則相繼勦滅。然軍額之衆，除留守者外，能徵調應戰者，亦近三十萬。軍餉固可不發，軍械不能不購，軍食更不能不備。故陝甘等省，每月解總司令部之款，輒以萬計。西北銀行，即爲國民軍取款存款之機關。當民國十四年，西北銀行總行設張家口，總理爲陳錦濤，殷汝驤副之。北京綏遠甘肅皆設分行。及國民軍敗退包頭，僅存甘肅分行。迨馮玉祥北伐，會師中原，甘肅魯相繼設分行，鄭州則設總管理處，薛篤烈魏宗晉等相繼爲正處長，李惟誠爲副處長。李原任張家口總行科長，與余同道西征，獨一躍而爲陝西行長，再躍爲總管理處副處長，任期最久，負責亦多，各處分行辦事處，大半由其擘畫。紙幣藉政府之力，推行西北殆遍。其他銀行，皆偃旗息鼓讓之。故西北銀行，不獨關係國民軍命脈，並影響西北全體人民之經濟，而終於倒閉無存。所發紙幣，遺棄民間，當以數百萬計。西北殘破之餘，負

擔既重，又增此損失，可不哀哉！

教育本非國民軍所重，故多讓本省人爲之。獨大學名義清高，不能不存告朔餼羊之禮。故劉郁芬薛篤弼蒞甘，即設五族學院，繼設甘肅大學。石敬亭宋哲元蒞陝，始則維持中山學院。繼則改辦中山大學。然經費太少，積欠太多，設備教授，俱極簡陋。陝西中山大學，本前西北大學舊址，原指定烟捲稅的款。後因收入不旺，改由財廳每月撥洋五千，實領五成，不過二千五百元。校長王鳳儀留法多年，品學兼優，徒以不善奔走，故校務難有起色。政府不重其人格，又不助以經費。十八年馮由南京來西安，忽撤其職，而易以第四路政治處長延國符，士林均爲嘆息。後延辭職，宋哲元以余天休繼任，不滿一載，劉郁芬來，又代以民衆聯合處長張文穆。張未克到任，又擬招郝耀東歸而郝不應。於此可見國民軍對教育界太隔膜，故用人不知所可。楊虎城至，乃停辦名不副實之大學，而設一高中，自此西安無大學矣。察綏兩區之教育，馮玉祥督辦西北邊防時，頗能注意。故督辦署聘馬鄰翼爲教育處長，察區則以王維藩爲教育廳長，綏區則以李泰芬爲教育廳長，中學師範，均會擴充，圖書館民樂園，均係新建。張之江繼任邊防督辦時，專設平民教育處，以舒翰祥爲處長，於張家口包頭等處，考取平民教員百名，不特來學，並可往教，成績稍較切實，不幸是年國民軍敗而全局瓦解。吾於此不可不特別提醒者。凡國民軍勢力所及，壁畫格言，觸目皆是，街巷多以警告商民，官署則官吏以之自

傲，可稱爲國民軍之標語政策，他處惟黨部爲之。

建設成績，國民軍似不甚措意。然汽車道有關軍用，進行頗能盡力。民國十五年，修包審路，寧蘭路各千餘里，平滂路數百里。十五六年間，蘭州至天水，至西甯，平涼，與由平涼至潼關之線，皆次第竣工。十七八年間，陝境內，北至榆林，西至鳳翔，南至漢中，均有汽車道。除察甘綏甯偶用軍工外，大率由各縣長負責修築。西北道路平闊，修建亦易。此外則推市政建設。如張家口修通橋，費十萬，修上堡公園，費一萬餘，修民樂園，費近兩萬，修水道，費近一萬餘。包頭承德均曾設市政籌備處籌辦。宋哲元主陝，亦建民樂園，革命公園於新城，西門外，新城內則造房不少，西安馬路亦成七八。大抵國民軍所到之處，其行政伎倆相同，少建設成績，亦無不同。農墾在民國十四年，曾力倡移民開闢察綏而卒因戰事失敗。石敬亭宋哲元主陝，曾於草灘有所設施，而其事甚微，其效不著。森林則在包頭附近，嘗種數十萬株，察綏甘甯等省，每逢植樹節，必大爲提倡，然保護不周，鮮能成活。西北最大痛苦，厥爲旱災。邇來連年不收，而當局殊少救濟。民國十七八年，陝西省政府曾招技工鑿井省垣，以供民飲，而鄉間水利，依然不講。民國十四年，曾調一師一旅疏渭河套八大渠，然寧夏關中舊渠淤塞如故。

今茲當言共產黨問題矣。該黨在西北，植根已久，以陝西而論，在民國十六年，共產黨已公開活動。十六年後，秘密進行日猛。然而省城及各縣，因延國符主持得力，破獲

共犯，一時達數十人，均囚於軍事裁判處，雖未明正典刑，暗中銷燬不少。開釋後，由西安某市長引用者亦有數人。十九年冬，要犯留獄者，僅十餘人。及劉郁芬退出西安，於是乘隙全逃。數年來，共黨似益飛躍。聞某軍有所謂未來派者，多馮舊部，祖共頗力，然今已失勢云。但其軍隊思想之雜，大體與國民軍相若。國民軍中共黨潛勢力多在下級將校。季振同部在贛爆發，已可爲鑒。馮爲西北邊防督辦時，於張垣遍設勞工休息所，隔二三里，必有其一，玻璃電燈，棹椅齊備，每所費二三百元，專供勞工休息。誘郭松齡倒戈時，與郭相約：第一救國救民，第二實行平民政治，第三優待勞工。其標榜尊重勞工如此。遊俄時，親入鐵廠作工，嘗自稱爲勞工之子。故今日共黨時思利用之，但共黨無國家思想，彼則以愛國愛民並列。在平涼時，其顧問瓦斯曼諾夫私自出獵，獲一大鷹，請馮共鑒。馮則召道尹鄧長耀，質以外人在中國擅自獵鳥有無禁章。卒覺得北京政府所頒禁獵條例，而俄顧問終至謝罪乃已。似此強項，則欲其入共黨以媚俄，似非其個性所宜有。彼在河南嘗演說宗教問題，謂有眞信者，愚民也。有吃教者，借教謀衣食者也。有用教者，借教供已用者也。彼昔以耶穌教團結將士精神，今又以三民主義籠絡人心，則將來亦未嘗不可以共產主義求逞一時。但皆利用而非眞心信仰者也。

馮氏個性太強，不能容物。又於中國舊倫理舊禮教不甚諳習。雖有一時期曾受耶穌教洗禮，而終未深入默化。故作事往往驚世駭俗，難期衆喻。如武穴主和而與段忤，古

北班師而與吳仇，槍斃徐樹錚，逼走黎元洪，與張與蔣，凶終隙末，清議多責其背義寡信，桀驁難馴，而不知實德量不宏，有以致之。德量不宏，而欲力爭上游，故極陰鷙沈毅之能事，謀猛進獨立之偉業，凡事自成統系，自劃區域。督辦西北邊防之時，總制陝甘豫魯之時，民政財政悉歸把持，儼然一國。甚至性質可以並存之銀行，素來定於一統之郵政，亦思攫入掌握，橫加干涉。如民國十六年，駐節西安，則令李惟誠奪陝西中國分行，而改設西北銀行，又委韓秀森爲西安郵務管理局監督，擬令相機接收郵政。似此跬步自封，不甘人下，其勢非與中央決裂不止。值連年饑饉，軍費無着，乃覬覦他省財富之區，孤注一擲，以求一逞。如十八年出師反蔣，非不自知勢窮力絀，不過行險僥倖而已。爲馮氏計者，當任陸軍部長時，自請歸政中央，以爲全國倡，則蔣氏心折，士民仰望，所部軍隊，中央自必一視同仁，而泯除派別界限，則全國軍隊，均有指揮之權，此郭令公之遺風也。次則專意開發西北，仍奉中央正朔，縱難得其資助，亦可假其名義，經營得法，名望自高，此左湘陰之所爲也。再次則閉關自守，進取新疆，利用蘇俄接濟，幾於寶融錢傲，此下策也。若爲爭海口而角逐中原，其爲失策，豈待智者而後知乎？然當時無以此說進者。或抱此意，而人微言輕，不能自達。當馮閻將發難時，吾在湘中，與友私議，皆謂馮閻必敗。但友尙謂陝甘可保。吾則謂孤軍遠征，後方空虛，久持不勝，必無歸路。已而果然。嗚呼！西北統一於馮氏之下者兩次，第二次轄陝甘豫魯，

尤勝於冀察甘綏。且劉郁芬已削平孔繁錦張兆鈺等部，宋哲元又掃蕩麻老九黨玉琨諸酋。西北統一之局已告成功，人民方喁喁望治，乃不忍小忿而亂大謀，以致一蹶不振，惜哉！

雖然，彼決非無心爲善者。當督辦西北邊防時，軍士臂章皆綴十字，曰：『真愛民，不擾民，誓死救國』。節制魯豫陝甘時，嘗撰警語令軍政各界朝夕念之，曰：『國家快要亡了！我們若不努力，就要當亡國奴了！種族快要滅了！我們若不拚命，就要滅種了！』然則彼確求治甚切，惟察爲明，而不肯延攬人才，故蹇再三。以其意志之強，體魄之健，精神之旺，每日僅睡五小時而不知疲，嚴冬能裸衣爲雪戰，（以雪相擲也）而不知冷，一心欲爲國家工作而不肯稍息，刻苦耐勞，死而後已。蓋棺論定，請俟異日。即取以往事蹟言之，舉足動關全國，生死數十萬人，如紙幣共黨之興廢，汽車道路之通達，西北統一之局勢，利害切於官民，影響存乎未睹。論其身分，當在年羹堯左宗棠之間。其部下宋哲元韓復榘等。亦岳鍾琪劉錦棠之流亞。宋治陝兩年。廉正剛果，人咸信服。陝軍被其剿滅而民無怨聲。最後解散甄壽山部，尤顯胆略過人。先期召集一縣城，點名訓話，當場忽令繳械。從者皆失色。而五千人竟俯首聽命，蓋先聲奪人也。

（四）結論

吾嘗肝衡大勢，西北之在中國，不僅爲我民族之發祥地，實爲我民族之生命線，昔人以太行爲天下之脊，則綏寧秦隴，實天下之頭也。且中國今猶在農牧時期，工業不振，故淪於次殖民地。若欲發憤自強，振興工業，則西北最宜劃爲工業區，以其氣候地質雖不如東南之宜於農桑，而重工業所需之煤鐵石油，則蘊藏甚富也。又西北之民，體魄強健，性情樸實，宜於爲兵而不宜爲商。倘劃西北爲練兵區，良足發揚漢唐之偉業。故吾意中國百年大計，宜以東南之錢糧，供養西北之兵士，而以西北之兵士，捍衛東南之財富。此非吾一人妄言，請以歷史爲證。

昔秦并天下，懼六國之後復興，乃隳名城，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而使蒙恬北築長城，却匈奴七百餘里，其意在固西北以御東南，但設計失之消極。漢承秦統，略變其法，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，蓋以強幹弱枝，隆上都而觀萬國。隋唐之後，又變其法，不徙郡國之人於京師，但取其財富以贍西北，故開運河以利漕運，下及元明清三代，莫不採藉東南養西北之大計，故各朝皆爲中國最隆盛時期。其有遷就財富，而定鼎中原者，如東漢西晉北宋，皆萎靡不振，而兆三國六朝靖康之禍，如東晉南宋，建國於財富中心地，卒不能收復西北，以至於亡。故歷代史家恆謂東南不能統一西北，西北則能統一東南，造端雖在東南，收功必於西北，蓋西北繫中國之安危久矣。昔明太祖起於東南，定鼎南京，而燕王棣必遷之於北，非不知北方窮而南方富

也，誠以北方安則東南安也。今日中央政府，憑藉東南財富，以統一全國，削平內亂，似一反歷史成案。然此屬時代重心改趨海上之結果，爲鞏固東南計，仍須開發西北以爲後勁。

開發之道奈何？曰振興工業爲將來增進西北富源之主方，恢復農業爲目前挽救西北破產之要劑。振興工業，必以完成鐵道爲前提。恢復農業必以講求水利爲首務，完成鐵道，宜借國際資本。講求水利，宜得中央協款。若國際中央均未遑助時，西北地方當局亦可極力裁兵減政：免除苛稅細捐，與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會，然後修明村治，振興水利，逐步進展，打開難關。凡此種種，當另文言之，今姑不贅。

老實話
叢書之一

西征回憶錄

(全)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每冊實售大洋二角

著者
宮廷璋
出版者
老實話社

北平西單興隆街南安里二號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(一一〇〇〇)

82

\$.20